

王朝闻全集

第十三卷

简平◎主编



人民出版社



青岛出版社

王朝闻全集

第十三卷

简平◎主编

《复活》的复活



人民出版社



青岛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王朝闻全集 / 简平主编; 王朝闻著. -- 青岛:

青岛出版社, 2019.1

ISBN 978-7-5552-6389-0

I. ①王… II. ①简… ②王… III. ①美学理论—文集 IV. ①B83-0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44223号

王朝闻全集

主 编 简 平

出 版 人 孟鸣飞

策划编辑 刘 咏 侯俊智

责任编辑 申 尧 唐运锋

特邀编辑 李恩祥 王力田 刘 佳 陈建萍 刘志宏

装帧设计 乔 峰

出版发行 人民出版社(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)
青岛出版社(青岛市海尔路182号)

网 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
印 刷 青岛国彩印刷有限公司

制 版 珍丽工作室

出版日期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16开(889mm×1230mm)

印 张 980

字 数 10550千字

印 数 1—1000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6389-0

定 价 8800.00元(全36卷)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
王朝聞全集

王朝聞





◎ 1992 年 11 月，王朝闻在北京（侯贺良摄）



◎ 1992 年，王朝闻在莫干山（洪世清摄）

当代中国学者文库

《复活》的复活

FU HUO DE FU HUO

王朝闻 著

SHOU DU SHI FAN DA XUE
CHU BAN SHE
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◎ 《《复活》的复活》1993年版书影

的“长”霜降(同)

第 22 頁

[illegible]

2075-500

中國美術史論叢

① 《〈复活〉的复活》手稿

本卷说明

本卷收录了《〈复活〉的复活》。

《〈复活〉的复活》写作于1990年至1991年。1993年7月，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
在本次编辑过程中，以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《王朝闻集》为校对底稿。文中页下注除标明编者注外，均为作者原注。

目 录

《复活》的复活1

三读《复活》45

四读《复活》110

似花还是非花213

——读《聊斋志异》

片断的片断287

——《水浒传》与《金瓶梅》读后

首尾相顾419

——重读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

重读《罪与罚》455

定稿后记539

《复活》的复活^①

一、清醒难

偶然从广播里听到电影《复活》，听到玛丝洛娃大喊：“我没有罪！”我怀疑这句台词，是不是电影改编者增加的。翻阅了家里这部小说才知道，我几乎非恶意地给电影造成冤案。

十多年前浏览小说时，我打了着重号的地方，是两个和玛丝洛娃同案的男女在法庭上自诉“没罪”。在这里，玛丝洛娃却一句话也没有说。庭长要玛丝洛娃为自己辩护，她只“抬起眼睛来看他一眼，看所有的人，像一头被追捕的野兽似的。紧跟着就低下眼睛，先是哽哽咽咽，后来放声大哭”。译本相隔四节，才出现玛丝洛娃在法庭上的呼诉：“我没罪，没罪啊。”对这一特点，我从前没有打上着重号；如果只凭自己打上的着重号下断语，岂不是对电影改编当面造谣。

从前浏览时，我为什么对前后两个不同的情景作了不同的待遇？

^① 载《文艺报》1990年9月15日。——编者注

现在虽愿坦白交代却无从交代。也许因为我觉得前一个情景那么洗练的文字里,蕴含着被人“一口咬定”为杀人犯的玛丝洛娃那处于有口难言的困境。作者对她那有冤无法申雪的不幸,她想要压抑而又压抑不住的悲苦,因为强调了控制,所以表现得更动人。我真不明白,为什么在另一次法庭上,玛丝洛娃喊出的“我没罪,没罪啊!”我却完全没有打上着重号。造成这种待遇不同的心理原因,也许和我一向偏爱含蓄美的兴趣有关。小说紧接着出现了玛丝洛娃的那声呼诉时,还有这样较具体的描述:“响得整个大厅都听得见。‘这是冤枉人。我没有罪。我没有起过那种心,我想都没有想过。我说的是实话。实话呀。’她说完,就往长凳上一坐,放声大哭。”这是作者着重表现的,但我仍然没有打上着重号。这也可见,我的偏爱有点“死不悔改”的罪过。

也许以前浏览时,我比较重视法院庭长之流那种种丑恶嘴脸,不太重视女主角对冤枉判决所引起的反应。我一向憎恶法庭上的丑恶,1982年写过《〈复活〉的开篇》,针对法庭上的统治者的丑恶行为,写出我的读后感。这次查阅小说第一部中的一些章节,对女主角和男主角在法庭上的种种表现,分别写了些我的读后感。这些写作冲动是由什么引起的?可能和这几年经常听到的文艺危机有点联系。我以为包括阅读托尔斯泰的小说,可能从中获得一些如何克服“危机”的启迪。从“清醒的现实主义”的重要性着眼,尽管《复活》充斥了愚昧说教,它在艺术上仍有值得复活的生命力。这种生命力从何处来?来自作者对素材的艰苦和严肃的调查研究。

二、不算知音

我一向对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很感兴趣，它使我引起过像写《论凤姐》那样的冲动。后来因为挤不出这样多的写作时间而没有动笔。今后，恐怕也没有优越的主观条件实现这一愿望。我觉得那部小说所涉及的生活的巨大规模，似为作者后期写成的《复活》所不及。单就伯爵彼尔在战场上的观感来说，透过他的眼睛所显示出来的战争场面，对战场的各个侧面的生动写照，使千头万绪的情节显得线索分明。如今“大师”的称号出现得过于轻率，面对才能卓越的托尔斯泰似乎应当引起反思。至于将军库图佐夫以至房东的小孩，坐在壁炉上观察军事会议，凭他那幼稚的然而又是有准确性的判断，似乎代表了作家对库图佐夫的同情。那部巨著有说不完的动人之处。它那见微而知著（微观中见宏观）的长处表明，这位堪称大师的小说家的名声，绝不是硬捧得出来的。

近读柯罗连科的《文学回忆录》，觉得他对托尔斯泰的认识也着眼于宏观与微观的统一。柯罗连科和列宁一致，辩证地指出艺术家、伟大思想家、宗教家、政论家托尔斯泰的错误。而且，柯罗连科对托尔斯泰艺术成就的概括，写得像抒情诗那么动人。例如：“托尔斯泰的艺术范围却不是一条小径，不是一条林荫通路，不是一条阳关大道。这是一片辽阔广大的视野，无边无际地展开在我们面前，上面有一条条蜿蜒的河流，一簇簇树林和远方的一个个村落。你走近任何一个地方，都会听见人群中嘈杂而生动的谈话声。再走近些，你就会在其中看到

一个个人物。而所有这一切都各自过着充实的、真正的生活——生气蓬勃，别开生面，丰富多彩……”

如果对托尔斯泰的作品没有作过全面研读，柯罗连科不可能作出这么生动而可信的描绘。我对《复活》第一部中的部分章节虽感兴趣，说不上柯罗连科式的全面研读。但我虽从借鉴的需要着眼而写些零碎的感想，自信没有以偏概全的狂妄态度。以偏概全的狂妄态度好像很时髦，热衷于打倒权威以期自己成为权威者是够勇敢的。但他们给读者开出来的药方，不可能克服“危机”，也许是在增加危机。

三、自我表现

即使只接触到《复活》第一部的某些侧面，对它所写到的帝俄的腐朽程度不能不感到惊讶。把法庭当作所谓文明社会的一环来看，有关描绘具有一种缩影般的概括作用。对那给玛丝洛娃定罪的法庭中的每一环节，写得都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感。

那个接受法庭分派而成为玛丝洛娃的辩护人，是一个既无能又要竭力争取受人赏识的小角色。在庭长之流的大人物面前，他胆怯得可笑，但他也像副检察官那样自私，发言动机很有卑劣的自我表现的成分。他“想乘机显一显他的口才，就大略讲一下当初玛丝洛娃怎样受一个男人的引诱，这才开始过放荡的生活。那个男人至今逍遥法外，然而她却不得不承受她的堕落的全部重担。”这些话纯属想当然的推测，连好色的庭长听了也不以为然，“当众请求他发言要同案情贴近

一点”。这就弄得他哑口无言。小说没有写他是否在心里咒骂，这是在压制不同意见。却可看出，作家对他作了间接的嘲弄。附带指出：文坛里也有这种只顾卖弄自己的角色。

作家的这种写法有两种意义：一是直接嘲笑了法庭辩论的虚伪与浮夸，一是间接讽刺了男主角聂赫留朵夫一笔。已经知道公爵聂赫留朵夫在八年前诱奸过少女玛丝洛娃的读者，不免觉得辩护人的这种推测之词具有曲折地“贴近案情”的意味。这种巧合，不能归功于这个小角色的敏感，只能归功于作者对读者的审美能力的信任。如果说小说作家是这位男主角的原告，看来他在这里玩弄了一种曲笔。他使读者觉得，坐在陪审席上的这位公爵，其实处于受审者的地位。不过，这种暗示性曲笔的作用，有待于读者自己的体验和揣测作出证实。

在这里，作者接着直接揭露了副检察官的丑恶，讽刺了他那愚蠢的教条主义作风，刚愎自用与自负。这位攻击辩护人却和辩护人同样可笑的副检察官，把打击的矛头对准一心要被判为有罪的女犯玛丝洛娃。他说：“推测，说什么玛丝洛娃是被一个虚伪的（他用特别恶毒的口气说‘虚伪的’这三个字）引诱者教坏的，那么眼前的一切证据却毋宁说明她才是一个引诱者，有许许多多的人落在她的手里而遭了殃。”我重读到这里也不能不发笑，因为他那“许许多多”人的判断自身，也不免是无中生有的推测和虚构。但我觉得可笑，却又笑不出来。因为这些话具有一种使人哭笑不得的力量。

前几年在中国文坛经常出现的一种论点，说艺术家的任务

只是“自我表现”。其实这位并非艺术家的副检察官，和那位辩护人一样，已经成了自我表现论的实践者。托尔斯泰那清醒的现实主义，也体现在这位角色的丑恶灵魂的具体特征。这位角色“说完这些话以后，得意扬扬地坐下了”。这种自我表现也有所谓主体性，可见并非一切自我表现和主体性都是值得肯定的。

四、自我暴露

对玛丝洛娃杀人的枉判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。那天，庭长、副检察官、法官、陪审员们都感到疲劳。他们都希望早点结束审判，有的明知证据不足也不愿深究案情。使大家感到疲劳的一个重要原因，是庭长、副检察官之流那冗长的发言。和瑞士姑娘有约会的庭长“希望快点了结这个案子”；但他“宣布审讯工作结束之后”，那个副检察官却“既不怜恤自己，也不怜恤他们”，又作了冗长的发言；其中，有不少一本正经的废话。如果用歇后语来说，这些发言的特征，都是“脱了裤子放屁”的。

托尔斯泰用笔，比我文雅得多。对副检察官发言动机，他的描述是这样：“副检察官所信奉的原则，就是永远站在他的地位的高处，也就是探索罪行的心理意义的奥秘，揭露社会的痼疽。”其实托尔斯泰笔下的这位愚蠢而刚愎自用的副检察官，也是被作家把他当作一个“社会的痼疽”来揭露的。他说什么“一种世纪末的富于特征的罪行”，是“可悲的腐败现象的特征”，“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我们社会里

的某些分子，处在这个腐败过程的所谓特别强烈的光芒的照耀下，已经身受其害”。当读者对照他那发言的真实动机，不免觉得他的这些废话，客观上对他是一种自我讽刺。

托尔斯泰对他的发言的描述颇有讽刺意味，不过这种讽刺不是外加于对象特征之外的。例如：副检察官讲了很久，一方面极力回忆他已经想好的种种警句；另一方面，主要是一刻也不要停顿，务必要让他的演说滔滔不绝地倾泻出来，占去了一个钟头零一刻钟……

一心要给玛丝洛娃判为有罪的副检察官，发言的真正动机是要证明他的演说有雄辩性。如果说托尔斯泰也长于讽刺，他那讽刺的锋刃并不外露。他不过质朴地再现了对象那可笑的特征，让读者自己在阅读时发现它那可笑之处。且不说副检察官想到自己莫明其妙的“遗传”论，单说他肯定玛丝洛娃的社会存在“就是颓废现象最卑下的代表人物”的评价，这样的逻辑方式自身也可表明，他和庭长之流正是这种“代表人物”。为什么这些角色这样没有自知之明？也许是他们高居在上的社会地位蒙蔽了眼睛。“一肥遮百丑”的世相，也出现在旧俄的这个法庭上。也许因为作家对他们那卑劣灵魂的揭露方式不太夸张，一经读者的发现就觉得这种方式虽较曲折却更加深入。

为了判定被告有罪，副检察官“恶毒而阴险”地问被告玛丝洛娃，跟一个被告旅馆茶房“西蒙·卡尔青金”熟识吗？被告说：“西蒙？我以前就认得他。”庭长问：“我现在想知道被告跟卡尔青金的交情怎么样。他们之间常见面吗？”玛丝洛娃答：“交情怎么样？他常找我去陪客人，这算不得什么交情？”真可笑，这算什么严肃的审问？